

護法錄

二之三

C40
4514
(135)

客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德太郎氏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矣疎院廬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富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R 64853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二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祿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國初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五人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洪武三年

我佛如來演說三乘十二分教蓋欲利益有情絕類
離倫直躋覺路同涉不思議妙境至有挿一莖茅設
一淨食亦號為佛事者夫事有大小而心無大小一

念之起卽徧三千三千融攝終歸實際又烏可以形跡論哉予于佛心普濟禪師之事不能忘言焉師諱自緣其號曰會堂俗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書詩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變梵夾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處士君見之謂其母曰是子如青蓮花水不能沾豈俗能淹邪乃命從四明白雪寺觀公爲弟子觀公愛其容止修雅言辭溫簡以內典授之讀年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縛禪爲事已而還台謁同郡天寧曰溪泳公泳公一見輒

加獎予使居左右爲執侍尋陞掌鑰泳遷住杭之淨慈師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象咸來棲止師自是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羣念期造于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觀省之禮已而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間師遑遑急走欲求憇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庵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日闕闌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于主僧明公假其西偏糞除廡

藏具床几設衾褥下至庖厨溷漏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或一宿焉或信宿焉或浹旬焉皆飫其食飲而去其費皆出師之經畫明公及其同袍印公義師之爲亦傾助不倦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興行啓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薨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于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

今號仍畀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旣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修矣顧塵居襍遯塵氛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樾蒼潤蔚爲神靈之壤新建報恩禪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爲務由是兩地之間鍾魚互答有若西東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閣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于是施者四集師仍于桃源夾河兩隄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瘞佛菩薩天神諸像畢

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索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頰如生茶毘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智榮正珪等以其年六月二十一日奉遺殖樹塔于寺界相之西北偏祖溢以鄉先生夏克復所序行業介予學子方季孺來徵銘予聞率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理事無礙所謂理事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卽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卽波以

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隨事爲而能無所染着竟全于真理其有得華嚴者歟銘以昭之以示後之人銘曰

臨海有上士夙依如來智自著福田衣晝夜爲佛事憫諸求法者經行山澤中俛俛無所依乃就古伽藍汎掃得清淨床第及衾枕以至觸器等無不皆現前來者一如歸了不生怖畏非惟身安穩饑虛獲充實襍華與淨土最是方便門建閣造經像俾人生敬信更闡大伽藍普施無量法入者輒攝受共趨涅槃城豈知劫火起盡化爲煨燼中心鐵石堅誓圖興復計

未能暢本懷竟歸寂滅海四衆悉悲慟大法無繫故
奉此設利羅樹塔安置之龍鬼當訶護時現大神通
有如住世時不示生滅相生滅二皆空是名三昧力
慙山云此篇未列見性因緣惟崇事行至末後一
段光明束歸華嚴以示夙習因地正是作者別出
手眼

無盡燈禪師行業碑銘

洪武二年化

天台有上雲峯在川城西南十餘里重崖疊巘如雲
脩翠蕤盪摩于空濛而靈巖龍湫吐納光景尤號勝

絕是宜有道者之所棲息五季時東甌大士永安來
居之疏釋經論多至百餘卷皈依者日衆遂闢地爲
鉅利錢忠懿王賜額曰證道三百年間旃檀焚毀唯
存斷礎于斜照荒烟中無盡禪師傷之周覽故址歎
曰大士韶國師之法嗣也吾可不遵行遺轍乎延祐
甲寅縛草爲庵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于戶外
禪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
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
人多化之以勤勞修持爲第一義荆棘之區變爲寶
坊金碧交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于其下上雲

之境于是爲允勝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南堂欲公名重一時作長偈寄之謂禪師行業不讓大士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禪師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己酉春正月忽示微疾召其嗣法惠峰主僧普饒繼其席二月八日復作書與同袍道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禪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

德云阿爺阿爺禪師旣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禪師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禪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邪侍者請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撥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時是月九日也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其弟子智宗善守道成及今住持普饒以某月日建塔于峰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禪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人恐禪師之行不白于叢林以隆恩大師道原所爲

狀來徵文謹按狀禪師諱祖燈無盡其字也族王氏
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于筆端禪
師年方幼歎曰般若之驗一至于斯邪年十四卽求
出家依郡之天寧僧良偉尋事其寺住持東白明公
旣得度復受具戒于開元奎律師已而日溪泳公來
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日溪升堂禪師出問
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
密密叅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禪師抗聲曰無常迅
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禪師遽禮拜日溪曰
見何道理便爾作禮禪師曰開口卽錯日溪領之禪

師服勤數載復出叅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本公
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覩公住華頂斗巖芳
公主景星禪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日溪云
禪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及遇上雲峰勝地卓
錫其中遂至終身焉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
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迹巖穴友烟霞而侶泉石
至有跣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
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
蝕于心胸奔競于請無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訕
侮可勝歎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于寂寞之濱

雖施者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
見其有爲震黃鍾于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于衆禽
紛飛之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邪評騭成章繫之
以銘庶幾能箴末法之膏肓也歟銘曰

台有聞僧幼輒弗羣能感襍華思樂正因棄白趨緇
鞠明究矚務治心垢甚救首焚頓忘色聲臭絕見聞
歷抵諸師如提孤軍背水設陣瀕亡獲存有蠱者山
是曰上雲高摩翠旻低壓紫氛昔之開士來疏竺墳
我追軌轍志符隱淪起廢爲功策怠以勤寶殿高騫
華宮糊紋丹縷絢麗觚稜紛紜此本無作彼應自臻

一榻危坐八窓凝塵影不出庭錫常挂軒迹處恬曠
俗慙競奔逢時而逝若臂之伸凡濟覺海實探心源
外動苟息內靜方散非有獨行曷昭羣昏左原演迤
白塔嶙峋凡入道者來視刻文

杭州集慶教寺原璞法師璋公圓塚碑銘

洪武元年
年化

洪武元年夏六月二十七日杭之顯慈集慶教寺原
璞法師滅度于京城大天界寺父母所生四十六年
在菩提位中二十八夏其上首弟子住持圓覺一印
昇元克勤等以某年月日奉舍利靈骨歸窆于郡之

龍井辨才塔南遵像法也後七年克勤奉 詔往使
日本 上嘉其不辱命俾反初服列官于朝濂時待
罪禁林克勤數以法師塔銘爲屬未幾克勤出鎮方
嶽承宣山西瀕行又復諄諄言之繼而一印結集白
業成書千餘言遣使者申言之於戲台衡之學佛法
之大宗有若法師乃中流之舟楫觀化而往銘其可
不造邪不造何以爲訓邪法師諱士璋原璞其字也
受生于海寧王氏伏犀貫頂目光炯炯射人自幼卽
決去羶葷弗御卽御輒嘔逆不能勝唯日取天竺書
習讀之鄰寺僧伽競曰此釋氏種也盍以乞我其父

某怒曰吾兒非若倫也俾役城東太平興國傳法寺
服五戒服其師某與翰林待制柳公貫遊公嘗憇止
寺中親授法師儒家羣經爲正句讀敷釋旨要法師
聞之有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年一十九始
除鬚髮着僧伽黎尋稟持犯于某師時佛護宣覺憲
慈匡道大師自四明延慶遷主武林上天竺觀音教
寺大師諱本無字我庵佛海法師湛堂澄公之嫡子
令譽隆洽一時名浮圖爭擁輪下法師將擔簦趨之
忽夢游寶所大乘菩薩教之胡跪作禮口唱懺辭覺
而思之乃普賢淨行品偈文也法師以爲祥徵佛護

一見果刮目相視凡天台大小部書以次環授之志
慮專一饑則親狎釜鬻以事烹飪一飽而止寒暑晝
夜若不知切身佛護如三吳俾法師遷丈室之西以
便飲食逮還見白煙一抹起其寢所則自爨猶故故
佛護陰鑒其勤以遠大期之佛護之門人曰天心瑩
素高亢不服人亦歆豔法師之行約共燈火磨切詰
難極于毫絲餘子皆望風而畏稱爲雙壁佛護旣示
寂東溟日公來補其處大演摩訶止觀陶冶生徒夏
中集讀選法師爲之開科譬陟彼山顛仟陌溝遂雖
詰曲鈞聯粲然辨數聽者心地朗融如飲甘露東溟

性嚴毅而寡許可爲之喜動顏色遂命其司賓繼陞
領懺摩事纓綬之士皆願與法師交聲華由此日重
元至正十三年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州之棲真敎寺
棲真與南天竺演福鄰古稱敎海而大用才公絕宗
繼公二三大長老皆在焉法師猶以學之未足時往
叩其所未至凡部味敎觀之與偏圓本迹之微疇昔
有疑而未徹者二老無不條分縷析以喻之法師彈
指歎曰佛法敎藏渺如煙海固非獨善偏長所能究
使吾自畫而不加進其能免於專門寡陋乎二十年
移住旌德敎寺元季兵亂人多爲自藏計法師竭心

寺事不以世相爲累彰善癉惡風采爲之改觀日納
清淨之衆共講諸經玄疏銷文入相洪纖弗遺才辨
清發言與理冥往往推爲義中之虎大方自是益歛
衽矣 皇明龍興當建元洪武之初三宗以今寺主
席尚虛白于李曹公文忠公時戊杭遂從所請法師
提唱接引如旌德時有過無弗及焉未幾中書被

旨俾浙水西五府浮屠道流共覲京城立善世院以
統僧尼同將作監交董其役時方內附相視莫知所
爲法師獨出方畧具有條序十萬之衆多倣之以集
事不幸報緣已盡竟入涅槃緇素翕然嗟惜之法師

器局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行不樂俯徇流俗意氣
昭合卽出肺肝相示否則白眼怒視俊乂來依推食
解衣以遇之不計葢藏有無然精練世故勇于有爲
棲賢敞陋殿堂門序爲之一新旌德籍券久不白乃
爲鈎稽欺隱使有文可覈暴橫之徒束手待命始免
棒漏沃焦之患每懲諸剝樹徒植黨而爲怨尤之府
誓不難度弟子私建退休之室終身踐其言弗渝初
法師受經佛護歷職東溟佛護旣歿或者微以爲諷
法師笑曰丈夫制行當以義爲斷豈可隨世浮沉哉
終嗣佛護法師所著書多未脫稿詩文有別錄若干

卷嗣法而出世者昇元圓覺之外曰某曰某共若干
人云嗚呼圓頓法門實般若之樞機奈何傳失其宗
指真心而名境認理性以爲總論心有具造而遺于
色似此之類紊亂真乘法智一起而麾之然後天台
之道復盛曾未六傳習者流于知解之說務新騁奇
頗駸駸近于山外慈辨再起而正之然後法智之教
益明擔負大法之任者其所繫蓋甚重也近代以來
佛海以純慤之質一以法智爲師最號能守家法者
故其授受真切出其門者咸赫然發聞于時法師乃
其嫡孫其行解似無讓于前人孰不望其大振玄風

而世壽僅僅若此銘以昭之一以傷斯道一以勉來
裔云銘曰

天台之學空假中一心三觀乃其宗如大火聚光彫
形五金遇之無不鎔渣滓渾化內外紅佛海援起建
寶幢摩尼徧照天南東入其室者膽力雄披精進鎧
手挾弓一戰欲死魔軍降誰爲嫡胤躡狐踪伏犀貫
頂水剪瞳震旦羣書貯心胸一朝易轍楚夾攻日狎
井竈劬厥躬白煙上出橫晴虹五章四釋昭厥矚事
理卽具靡弗同肯綮一中萬里融行解雙至方建功
三鎮名山黑白從龍興致雲虎嘯風輪下瓶錫無地

容法水灌頂障執通亭亭淨植青芙蓉似此良師不易逢火風分散報緣終水月鏡像索還空作銘者濂碑則豐千百億劫鎮幽宮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

有序

洪武二年化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罅隙畢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爲圓悟勤其一爲天目齊其一爲開福寧圓悟而下又岐而爲三曰虎丘隆曰此庵元曰大慧杲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

傳至海雲簡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合罩被無際震盪鏗錫靡間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實太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爲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旣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黠慧命爲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卽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聳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輒連日不伙食乃使依族媼模上人於利和

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
聲聞當時前一夕寺衆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
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
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
古人糟粕耳點檢何爲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
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爲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厥後
蓬累出游浙河西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峰海方
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
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年一旦欲
歸鄉行省覲禮至毘陵約明極景於焦子山精修禪

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甕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
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叅人遂至淮西太湖山求
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
師作禮於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
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
存涓滴曰不著糟道曰請和尚道無用便喝師退就
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
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
偈拈趙州師立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
乞命無底籃見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喀然

撰述二
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掣電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是不是無用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著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卽住過池便居師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遞展化機師皆往叩擊道相脗合而幻住尤譽師弗置元祐庚申延師往廣德縛茆於大洞中

洞左有寶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爲起廢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遯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德二甘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凡數十命之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受三皈依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遂也擇絕巘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爲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空集師亦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稔師之道行降師號

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副周某延師之至爲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矣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山禪寺辦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閱毘羅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繹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座辭不起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暇自逸耶

師爲蹶然而寺常災方議經營前住持幽巖靜夢殿楹仆地師以隻子搯之暨師之至果爲新釋迦寶殿素佛菩薩天神諸像雄冠諸刹踰八年有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禪寺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棺山舊有北嶽菩提院燬於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助建法堂文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之人益嗟愕謂師能前知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師號曰佛

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居無何奉
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爲現祥光五道明年陞
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延師
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孟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
還龍池庚子師爲慕道者所逼出領善權寺寺已弊
師施塗墍丹艘之功且斃其寶街明年募善士萬人
爲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瘞兵後枯骨至無萬數壬
寅又退歸龍池癸卯廣德大旱師徇鄉民之求結壇
誦咒焚唄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衆愈知師有道不
容其還強住麻蕪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叢林國朝

洪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
宗珣裁紙製内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
麾去之十五日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十七日
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
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書畢
側臥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池水忽竭
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爲異徵黑白戀慕各
衣衰麻繞龕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爲供
養者執紼之人盈萬茶毘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
所持數珠皆不壞設利無算烟到中林亦纍纍然生

人競折枝取之至於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衆於是門人志舜志思等各分餘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山麻蕪山五所建塔藏焉世壽七十有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者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若江潮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薌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旣無虛日師旣受卽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

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於世其嗣法弟子則李山之仁奉報本之詔洪芙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也其所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天寧之仁性竹山之祖瑛南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維祖宗會紹仁祖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霑丐者可謂侈矣師示寂後之七年仁性親撰行業記子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爲囑嗚呼古之學者孳孳爲已及覺門已證懼失其傳無以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爲人後世乃藉是以爲榮觀豪攘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爲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舉以度人爲急及主大利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厠
五山亦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
不可卽何其賢耶人疑爲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
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是宜銘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
太湖鬱慈龍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
唯師膽如山深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
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
文彩漸彰露屢典大伽藍蔚爲人天師皈依者如雲
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隨量各充足

況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雲中現若兜率天宮
人見稱有爲我以無爲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
孤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爲利聲
但觀龍池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爲衣
坐脫目微瞑入彼寂滅場茶毘顯祥異神光互旋繞
白烟及林木皆生設舍羅四輩悉號慟五處藏靈骨
以表正法幢千古無壞者此以何因緣本無生滅故
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鏡諸無縫塔鬼神共訶護
佛智弘辨禪師傑峰愚公石塔碑銘

洪武三
年化

一 模 迹
禪師諱世愚號傑峰衢之西安人其父姓余諱某以書詩傳家母毛氏嘗有姪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覺而生師自幼好禮佛塔迨長遂入蘭溪顯教禪寺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薙除鬚髮爲大僧受具足戒晝夜奉香燈惟謹用針出指端血書金剛般若尊經忽抵几歎曰縱能盡書一大藏教亦屬有爲絕如夢幻不可控搏盍學無爲以明心宗乎出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祈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師復歎曰年日以增而學日以退豈非聞

見未充無以啓發知解乎踏濤江而西見諸善知識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峯本公大弘雪巖高峯之道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愁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門庭雖高峻而獲證悟者甚衆亟往謁焉止巖曰南泉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物師聞而愈疑仍還南屏諸緣盡捨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徇覺知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如此者久之一夕坐至夜分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真處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且

一橫走
曰佛法元在目前祇爲太近故人自遠之耳卽操觚成偈有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乃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走天池求證于元翁信公元翁止巖之師也元翁問曰上士從何來師曰大慈元翁曰大慈鼻孔甚深多少師卓錫杖一下元翁曰拘折錫杖爾將何卓師因作禮元翁曰爾可歸見止巖師旣見備陳悟由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止巖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止巖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止舉將一句來師曰徧界明明不覆藏止巖豎起竹篋請師指名師便掀倒禪床止巖

曰爾欲來將虎鬚邪師復作禮止巖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次日命爲侍者服勤三年又還南屏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尋入大慈爲上座元至順二年師歸西安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刹久廢爲瓦礫之區師獨結茅廬以居蛇虎縱橫了無恐怖意鄉民以爲有道者負糒糧鹽醢以遺之師澄居攝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緇素之士坐集座下恒至二三千指其地或無所容縣大姓陳君嗣宗爲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鍾樓之屬其制如大伽藍且置山若田取其食以給衆帝師大

寶法王聞之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至正六年冬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師祝香報恩歸之于止巖表其自證也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連留三夏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郡守黃君鎮戍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師勉強成行竣事而返畧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索筆書偈云生

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是月之十日也越七日奉師全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四方參學莫知其數能其法者則慧觀慧進德隨等一十五人也所度弟子尤多其存則慧實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二會語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奏而公卿大夫若大尉高公納麟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若浙江行省左承老老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問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

師之施及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于斯有識者恒傷之紀載遺行以昭示來裔要不得而遽畧也德隨旣出世西安之崇壽佩師之德不忘與道達共圖不朽計結集成狀徵予爲之銘予聞圓悟之道實發臨濟心髓之秘其五傳至荆叟功用益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荆叟再傳而至天池以慈憫之故誘引初機恒俯而就之不爲高絕難攀之行使人望門而還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若師者則天池之嫡孫也師求道深切如救頭燃本心旣明出語皆法彈指之頃起大道場于久

廢之餘非其福慧具足爲人天師疇克若是邪造銘以勒諸塔一以著師之善繼一以勵來者之進修當有惕然自省者矣銘曰

先佛振靈青童應徵拓化原兮生而質美逢佛輒禮性之存兮歷抵諸師答問難疑入無門兮大慈雲矗遮山絡谷法雨均兮奮襪直前一死敢捐心逾瘡兮如藥瞑眩不眠不見耳無聞兮其指頓忘夜半月明可如日輪兮周徧法界無內無外顯一真兮百千妙玄開目洞然照無垠兮爲法出世附者川至度迷羣兮瓦礫之業化爲寶宮金碧文兮公侯之貴馳書奉

贊祈普熏兮生滅兩非去住一機漫云云兮大虛凝
碧萬里無跡絕纖塵兮烏石聿崇清泉不窮示法身
兮遺行有煒表者太史勒堅珉兮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

洪武三年化

吳郡有髙行浮屠曰古庭學師傳華嚴之教于寶覺
法師簡公凡清涼大疏鈔及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皆
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遐邇嗜學之子歛衽遡瞻不
翅卿雲德星以獲一見爲快師因造十玄門賦以示
圓中大旨叢林傳誦以爲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他

師好爲立異有以應觀法界性爲十界差別事唯心
造爲真如之理者師彈指曰真如生滅倒置錯亂一
至于此耶是可爲太息也其于匡衛宗乘唯恐稊稗
之混黍苗固若甚嚴然其植心平易不肯沉溺專家
以殊戶異軌爲高理之所在輒翻然從之每升堂示
衆曰吾宗法界還源非徒事于空言能于禪定而獲
證入者乃爲有得耳旣而又曰吾蚤通法華雖累入
法華三昧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瑯覺又從靈光敏傳
賢首教靈光天台之人也古人爲法乃爾吾徒可專
守一門乎君子美其至公無我一掃近代互相矛盾

之陋故師見諸著述者咸有可觀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來同別之義更質疊難爲法華問答若干篇復因主修法華期懺撰法華隨品贊三十篇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及詩文並行于世嗚呼有若師者其與不可傳者沒矣可使之弗耀于來裔乎宜其弟子處仁法慧圖之之堅也謹按九臯聲公啓宗佑公所造行業記師諱善學自號爲古庭生儒家馬氏自幼離俗往大覺院學出世間法恍若青蓮花超出淤泥亭亭淨植至治癸亥師年已十七矣始受度爲大僧授華嚴諸師而窮其說久未有所入時寶覺講經曹

溪師亟從之慧解濬發聞其演說勢若破竹然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寶覺善甄別人物絲毫不少貸獨譽公不置間勉其門人曰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爾曹能如其賢吾宗庶幾其復振乎自是名稱勃然而興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別傳教公在報恩遂聘之出典賓客久之游溪之光福偶乏首懺者古田滋公命師司之又久之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復延之於上座分筵說經聲采一時震動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宣公欲攝受爲弟子師笑曰吾得法于寶覺忍背之乎力拒不聽賦曹溪水四

章以見志越二年卽棄去還東林隱居專修白業謂同志曰吾始習晉水源華嚴懺法行之已久及觀天竺慈雲式淨土懺儀明白簡要五悔諸文皆出華嚴吾欲藉是以祈生安養耳掌教者尊師之道不容肥遯自逸强主陽山之大慈先聲所被非惟天人具欽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 皇明龍興庶事一新潯溪人戀嫻師爲九切聚黑白若干衆具疏幣襍以香華威儀請師居之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以續佛慧命雖當儉歲躬分衛以食衆會天復旱院有觀世音銅像素著靈異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解屬師

如其法崇之大雨三日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施者接踵而集師方思有所建置院僧以官賦違期當徙虔州有司知師專任講道欲與辨析之師曰吾爲主僧法當坐敢累他人邪遂毅然請行或讓師爲迂師曰宿業已定不可追也行抵池陽馬當山示疾而化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春秋六十有四以某年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師形貌尪瘠退然若不勝衣戒檢精嚴護持三業唯恐有所染汙獨居屋漏法衣不離體三藏諸文未嘗釋手雖盎無斗儲處之裕如謙恭自牧豎子來見亦無情容勤于誘掖有不領解者

方便比喻至于反覆數四必俟其心悟始罷云嗚呼大覺如來設爲度門雖萬別千差不過因機應化如大醫王隨病制方初非有所同異也其立異同者乃未流之弊耳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學無常師問律于澧公受南山行事于曇一傳涅槃起信論法界觀還源記于旻官咨禪華于大說習天台止觀法華維摩等疏于荆溪叅決南宗禪法于牛頭忠徑山欽如此之類復不一而足所以羣機盡攝萬理俱融卓然爲一代人天之師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蓋深有契于大士者也曾不得大行其志于時而夙因

已不可逃矣哀哉濂于諸宗之文頗嘗習讀每病台衡賢首二家不能相通欲和會而融貫之恨鮮有可言斯事者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于是發不及見之之歎既序其事復綴之以銘曰

賢首之學禪華爲尊建立六相條分十門固自以爲瑣瑣而不可易至若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之肯一念三千之文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況修門之注釋乃止觀熏習次第亦不外之而立言念古昔之諸祖皆契經之由循初何心于矛盾唯欲鑒于羣昏或謂無斷伏分齊而失修證之道乃後裔之紛紜卓哉

學師所見離倫剪剔其末枝融通其本根談諸法之
相卽含性具之緣因庶幾森萬象于寸心合千江于
一源觀會通于大府闢局隘之專門柰之何道未克
施而遂遘于遘連安養之生固知可以無憾但學子
之亾師譬獨渡河而失筏登陸而折轅企瞻弗及鬱
邑難伸許羣行以成章命勒之翠珉

杭州靈隱寺故輔良大師石塔碑銘

有序

洪武四年
年化

洪武四年正月十六日靈隱釋氏大師滅度報年五
十又五僧夏四十龕留五日頂有煖氣體貌如生又

二日用闍維法從事齒牙堅潔舌根紅潤皆無壞者
及火旣滅諸設利羅珠圓玉璫將至盈升四衆爭取
灰燼爲盡其弟子某等涕淚悲泣攀號無從於是俯
從世禮以是年某月日瘞骨於歸雲塔中實在寺東
偏若干步初大師未告寂之先以書屬後事于其同
門今天界善世禪師泐公曰吾大期已至子宜速還
若稍遲遲不復相見矣時公留姑蘇謂大師精神尚
彊豈遽如其所言及治任來歸大師火化已數日矣
公于塔前自誓必期有以白大師之行傳芳不朽垂
範將來乃加評隲輯成簡編持示其友金華宋濂曰

是大師也始終俊偉不愧龍象子通吾宗其言當見信于世蓋爲文揭之塔上然公以叢林碩德立冠五山護持正法不翅堅城乃不屬之他人而惟區區是托非相知之至深邪其又何辭大師諱輔良字用貞其號曰介菴蘇州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父諱伯和母鄭氏大師誕種粹氣聰悟夙發見浮圖氏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挾相形術者謂父母曰是兒骨格清聳緊峭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之學佛必能弘大宗乘矣父母方鍾愛不信其言大師之里多阿蘭若大師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

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謂之曰在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公叅叩道要卒爲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年十五俾從同呈迎福院僧壽彌難落及受其戒卽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從北禪澤法師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攝其密微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時住天平山白雲寺蓋范氏所建以奉先者大師數至其間士瞻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筭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大師曰吾將焉從曰

笑隱訢公見主龍翔集慶寺其道大被東南緇白信
從如子歸母朝廷嘉之賜以廣智全悟大禪師之號
汝曷不往依焉於是法師往見廣智卽以全器法寶
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春而電掃
剎那之頃凡情頓喪雖未至清淨覺地而所入正塗
超然出於物表他日廣智再有所問大師發言愈厲
廣智笑曰得則得矣終居第二義也大師弗懈益虔
久之遂契其心法雲空川流了無畱礙尋掌藏鑰於
四明阿育王山與住持石室瑛公縱橫相叩擊石室
極推譽之至正壬午行宣政院檄大師出世嘉興資

聖寺陞座說法終歸恩於廣智云時大師年始二十
有六衆頗易之大師殺衣黜食爲修建之計崇基廣
構文甃雕甍金碧燁然前後相照往來觀者始皆信
服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僅閱四春秋移杭之中天
竺其傾嚮者益多有踰資聖天章時會海內大亂兵
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於烈焰靈隱古稱絕勝
覺場涼烟白草淒迷於夕照之間過者爲之慨歎康
里公爲江浙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大
師爲宜遣使者命居之旣至剪剔荆叢葺茅爲廬以
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

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叅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旣周手疏衣貲入公帑散交游及治喪歛之事顧謂左右曰翼日巳時吾將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歿大師四坐道場解結發覆如利刃之破骨索甘露之灑稠林無不斷絕無不霑潤故所度弟子心果等若干人說法住山明宗等若干人頗號繼跡重輝者也大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

而胸中無畱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辭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時兼修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嗚呼道行無跡妙極無象求而卽之胎契本真未定之先則萬緣鼎沸發慧之後則一性洞虛所謂不用其力而無所不力則神器化於玄冥而忠信發乎天光矣有如大師和粹外形淵懿內朗造請之間因言懸解證不深不遷之域泯差別次第之門非上智宿植惡乎至此哉濂也不敏蚤從諸老游欲假般若爲宅心之地夙障

已深竟爲世諦文字之所纏縛鷄鳴而起唯俛俛逐物而已操觚而銘大師之塔豈不惕然以自憐悵然而遐思者乎銘曰

真體如如絕待離分妄識所膠攪爲法塵譬猶颺風鼓埃揚氛化晝作夜觸目重昏佛啓覺塗高懸慧日白光爛然下銷羣慝破相玄門最爲勝特能定諸緣卽超秘密昭昭大師上承禪宗一真歸源萬幻咸空深淨兩冥本跡俱融廣智之傳其學遂東昭昭大師爲法出世嬉笑怒罵皆真實諦湧殿崇義飛樓弘麗假相以昭非與道戾昭昭大師變通弗拘緣盡卽滅視世爲虛死生者誰出沒在吾化爲舍利如摩尼珠來也非留去焉非逝白雲在天周流無滯法象旣亾勒石爲偈式播徽音用垂來裔

憨山云未見如何參究卽能少年了手豈多生功用純熟乎古人云參禪一生不悟來生出頭現成殆可知矣

元故演福教寺住持普庵講師示公道行碑銘

洪武四年化

台衡之學至佛海大師澄公光明俊偉如日出扶桑四方之人無不瞻仰故其入室弟子各能具大無畏

得無礙智而闡教于一方及其化去予多撫羣行而銘其塔若今瞽庵示公之歿其烏得無辭乎瞽庵壽六十九國朝洪武四年出游虎林以某月日順寂于太平興國傳法教寺神思不亂而返故廬六年三月七日其徒子延慶住持智曉函靈骨歸藏受經祖塔之側復恐無以傳來裔持狀來徵銘按狀台之寧海有盧某者謹敕之士也其娶金氏金夢寶陞大士現五色雲中覺而有娠及生一男子自幼逮長灑然有出塵之思衆咸曰是子從佛乘中來耶年二十一授會稽悟本院爲沙彌一山元公爲之脫白一山度

弟子四人取醍醐經開示悟入爲之名而瞽庵遂名顯示號之曰瞽庵元天曆初受毘尼大戒卽踰濤江而西欲講天台教觀時天岸濟公方主萬壽圓覺寺瞽庵往事焉久之濟公見其天機峻利有一瀉千里之勢乃曰子盍從吾師游乎他日大顯南嶽一宗吾于子有望矣濟公之師卽佛海也佛海倡道于上天竺靈感觀音教寺來受經者雲蒸海湧瞽庵廁多士中晝夜研摩三觀十乘之旨察其密微至于蠶絲牛毛設有疑問進質諸佛海退與四方俊彥縱橫講切不至于洞達弗措也精積日久大小乘部文義句悉

貯心胸有叩之者辯口如水東注不見其所窮朋類
推服恒以爲不可及佛海器之命其司賓及佛海退
居南天竺虎巖顧公來紹其後升掌懺摩而賢叟思
公又延居第一座鍊徒牧衆不異于常時至正五年
始出世隆壽敎寺疆畝人侵者復之殿序僧毀者葺
之一坐十二春秋雖叢爾小刹聲望頓增遷雷峰顯
嚴敎寺破屋殘僧觸目皆淒涼之境瞽庵旣至學徒
散者漸集迄復伽藍舊規人以爲難越六年江浙省
丞力聘主崇恩演福敎寺寺當兵燹之餘鞠爲荒墟
瞽庵創丈室五楹間以納負笈之士遇有咨問者悉

竭平昔所蘊疊疊而語之至于南屏雪川之同異尤
嚴于斷制歷引諸家經疏辨證無遺或譏其過勞輒
笑曰爲法忘軀桑門之常事爾子以爲勞乎已而兵
禍日亟飄然東邁向悟本樵山祖塔棲焉屏絕人事
顓志於西方淨土之學終日繫念未嘗少忘屢有靈
瑞之應瞽庵古貌長身寡言笑清儉自持一榻二十
年蕭然如在逆旅當時齒臘相亞職業相肖咸據席
名山瞽庵視之澹然雅不事于謁其出世爲人皆迫
于羣情不得已而起性不樂俗藻麗章句凡有述作
一本山家諸師之論其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其嗣

法者祥符思賢等若干人嗟夫大化網緼變合無垠而獲生人道爲難旣幸爲人得服福田衣又難雖服福田衣從桑門之後而聞諸大法又難法或可以治諸躬至于收攝一切有情使其解脫則又難之最難者也瞽庵於此數者皆可以無憾狀謂能衍佛海之道傳之方來動靜出處綽有可觀者誠可信不誣也序而銘之訛謂非宜銘曰

維木之生兮處乎鄧林雨露所滋兮其崇百尋材旣足用兮嘉聞孔章締構攸宜兮清廟明堂取以媿師兮髣髴類之道積厥躬兮位亦克施玄風四播兮象龍駿奔足躡紺蓮兮口舒雲雲一氣回斡兮造化發機區萌畢造兮有鬯無夷安養固遐兮最邇者心彈指卽至兮何間古今幻生終滅兮有弗滅存一真獨露兮無身而身樵山不老兮青色如藍銘其塔婆兮來者是監

住持淨慈禪寺孤峰德公塔銘

洪武五年化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卑之位焉逮乎宋李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俟其聲華彰著

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縑素之人往往歆豔之然非行業夙出常倫則有未易臻此者矣此濂與淨慈禪師之事頗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爲孤峰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怛洛迦山僧玠公交玠聞鷄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鷄號玠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兒不好嬉美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藏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誦詩讀書癡坐將焉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明奇之挾

至鄞縣金鷄院俾給灑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爲大僧爲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鷄來曰金鷄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遽造偈以呈竺西竺西領之而師弗自是也復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晦機道價傾東南奏其門者如蜩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着衣喫飯還認自己否

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枯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篋協應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藏鑰令掌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霖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竺田上堂敷揚正法眼藏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諄諄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羣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寢不可掩

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煅煉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號副以金襴法衣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遠寄且爲作內外錄序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道場閣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杭之淨慈虛席江漸行省丞相康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之一非師不可居同請

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逮入
聖朝師以耄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
徒曰吾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
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
之茶毘勿令四衆衣麻而哭也言畢索觚翰寫頌一
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也世壽七
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不壞舍利羅
累累出灰燼中某月某日建塔瘞靈骨於東岡所度
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
行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

佛頂康公所聚羣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
爲塔上之銘嗚呼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歿無
數矣何者爲名何者爲相何者爲真我若復計我我
所將以何者爲定乎銘勿作焉可也雖然師之行業
屢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顯著之則
無以表大法之寄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而
勿銘銘曰

我觀禪邨之所至卽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
三真體無麓悉玄妙祗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
異同曹溪而下分五家震動鏗鉤獨臨濟至今子孫

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弗墜如師說白金鷲山歷抵諸
方苦叅叩訖知杳鑿不相投東西遑遑競奔走其後
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闌入海桃花開時春滿塢更
了禪花六相義文采漸彰不可遏出世說法度有情
四遷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
相倏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等
虛空虛空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愚且惑太史述辭
鐫白塔不過欲慰學子思有無雙遣入玄門言至無
言乃真際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洪武六年化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
宗實爲之館鎔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
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栖澗飲之
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
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
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乎師諱慧照
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上士
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
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

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卽剃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脫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員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輩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持來叅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條擲九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畱執侍左右師以爲心

法旣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遂入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座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繹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

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人
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
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往
是山識者以爲玄應師旣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
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
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
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
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毘富羅山何者是汝寂初父母
此第三關寂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
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

凝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
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月屬後事于
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
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
日用茶毘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
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
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
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某等若干人得
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于
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

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于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

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于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受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罔宣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于談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

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譬爾觸之凡情盡死
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類獅子兒出世爲人
樹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
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玄微
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晝局助我發機靈光晶熒
翩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
鮮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修漸遐後武思厲
不有昭之遺則淪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
師道永存

淨慈禪師竹庵涓公白塔碑銘

洪武八年化

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以大乘根器總攝
天上人間諸文字相化爲慈雲徧布索訶世界鼓以
雷風澍爲法雨有識含靈咸被霑潤旣而圓鑑光師
爲其世適自時厥後以次相傳若光孝簡師若育王
觀師若佛智熙師若廣智全悟訢師後先勃興荷擔
正法其所以黼黻宗綱折衝外侮皆兼用辭章爲佛
事至今聲聞烜著于霄壤間爛然如日星之光何其
雄哉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而法門之嗣子也
初清遠之生有靈芝產于庭槐占者云芝乃靈秀所

疑是子將以文顯乎已而果英發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曰勝時全悟以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駒也亟挽致座下集慶爲東南都會而行御史臺湓焉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無不與全悟游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尤號最厚翰林承旨張公翥中書左丞危公素時尚布衣亦往來乎其中四三君子或發天人性命之秘或談古今治忽之幾或論文辭開闢之法清遠咸得與聞之反覆參求益探其闢與其學于是大進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

沉冥盡欽精明自然老于文學者爭歆慕之曰此文中虎也清遠恚曰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一日全悟警勵諸徒衆未有對清遠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目無雷行全悟振威叱之衆爲駭愕清遠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于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命爲記室向之歆慕者則又曰清遠所證悟已造殊勝徒以文夸之宜其恚也全悟瀕沒亦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爾與宗泐

爾汝其懋哉宗泐字季潭今大天界寺主僧也寺卽故龍翔云全悟旣示寂清遠肆爲汗漫游見虞文靖公集于臨川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于瀏陽二公聞其雄辨蠡起文彩彰露僉曰是無忝于舅氏者也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重其文行遣使者具書幣延主會稽之寶相未幾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爲法求人無少退轉國朝洪武初淨慈禪林虛席四衆一心復請爲主持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二浙名浮屠咸集清遠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

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八年十二月酉大若有所惱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怡然而逝是月之十六日也踰七日火化得不壞者三曰牙齒曰鉢塞莫曰室利羅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附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所度弟子某某嗣師之道出主名山者某某若干人四會語有錄其詩文曰外集者凡若干篇不待結集而盛行于時所書草隸亦徧流四方清遠善鼓琴同袍以無益諷之清遠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清遠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李秋而山丹發花一

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清遠至稽首作禮願爲尼以相依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其婦恍若有所悟入清遠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清遠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耶兵怒拔劍欲殺之清遠引頸就劍兵歎息而去清遠偉行甚衆舉此例知餘不詳載也清遠諱懷渭清遠其字也晚自號竹庵南昌魏氏子世壽五十又九僧臘四十云濂聞之世間萬事皆可僞唯死生之際不可僞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

目之及其亾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當世非有證入毘盧性海寧有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若斯而已濂長清遠八歲雖屢承容色官守所拘不暇以宗乘相叩今九京不可作矣其入室弟子報國道謙特自爲事狀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爲請因畧其細而掇其大書而遺之使刻焉銘曰

大慧正支七葉相承焜燿鏗錡以文華稱文非徒文般若爲體其本旣弘用則自偉譬諸雲氣遙映日光東西照之霞纈錦章所以達人兼治弗廢黼黻折衝莫非佛事堂堂渭師結秀之姿庭槐有知應在瑞芝

既抵碩師日交簪組文彩聲明一時彰著人見其粗
玉貫珠聯我窺其精說法熾然持此應緣隨時順逆
飛鴻度空曾無一迹報身已滅大火方融舍利粲粲
叢生其中矧是三德熏修所致世間萬理唯此無偽
靈明上通所遺者文因文而入不限見聞山色溪聲
皆歸實相于此見師是謂無妄梁渚之墟雙塔巍巍
惟舅洎甥先後聯輝山石可泐川流可息此人天師
永保貞吉

淨慈山報恩光孝禪寺住持仁公塔銘

洪武八年化

佛滅度後波羅奈王收佛舍利利用七寶造塔爲作銘
記名曰達舍婆陵迦有塔之有銘尚矣後世學佛者
道尊行崇其歿也因刻石以表其藏自大法入中國
晉宋以來嘗間一見焉碑版焜煌始盛於唐宋之際
及今淨慈禪師之示滅既葬舍利靈骨於金華北山
隨世變遷理則然也山之麓其上首弟子件繫得悟
出世之因來徵塔上之文其義實應古法濂不敢辭
師諱普仁字德隱族趙氏葵之蘭溪人父端母楊淑
貞皆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年十歲往依金華寶
石演法院月公月公號秋潭嘗主閩之囊山于人慎

許與獨以遠大期師俾習讀東魯西竺諸書師性爽朗卽能領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二十有慨然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時鄰院智者住山了然義公以大辨之子慧朗之孫丕振臨濟之宗師往造焉入室問答機鋒迥相奮觸電掣霆奔義公命爲侍香久之出游閩浙江湘凡名刹所在必求諸尊宿以證其所悟無不改容禮之東陽輝公方主湖之道場豔師之能文請掌外記自是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武林雙徑江南諸寺之最主僧南楚說公召師分座說法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推敬師且

謂相見之晚師猶不敢自足聞月江印公在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辨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而還浙水西相羊于各山水間達人勝士日游衍而激揚正法旁及于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訪公爲最密風簷月牖計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乙丑始遷寶石山中乙未從部使者之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辦香酬恩實歸于義公蓋表其所自得也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戊戌冬大明皇帝親帥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禪寺見其山

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師住之一坐十五夏唱道之外小大室宇咸爲補葺一新別築燕居于寺之西麓曰潛庵將有終焉之志吳元年丁未處之連雲持公府檄起師主持不聽洪武戊申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來聘亦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意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邪曰否曰佛法旣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邪師一笑而止淨慈居五山之一非耆學碩望莫堪尸之甲寅之秋使者自武林凡三至師乃起而應之開法筵之日黑白環聽者千人各挹深

飲醴歎咏而去師尤以興壞起廢爲急時有化主安淨者頗有人緣施者廩至師以禮延致之方將大見設施乙卯春秘書事起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師忽示微疾于京師寓舍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朝整衣端坐而逝雖當溽暑容色不變其徒用茶毘法從事收骨還葬其年某月日也僧臘五十世壽六十有四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

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申二
公名德重當世尤與師爲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
玉貫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
底于成有三會語若干卷山居詩一百首傳于世其
嗣法上首智者志文景德原昭云云所度弟子懋建
云云云濂竊惟大辨之道門庭森嚴氣局苞歛故出
其輪下者多內衷誠慤而直趨最上菩提初不假葩
澤街鬻于外如義公者亦其人也師旣因之得法見
其真實可信不疑於是出世度人聲聞流布無間北
南雖以百越之遠亦願一臨其地師之爲人所企慕

者從可知矣晚涖南屏道價益重歸然如魯之靈光
奈何緣業僅止于斯而師無意於人世矣惜哉濂與
師交者頗久歸爲序其盡靈語以傳復書其言俾鐫
諸塔其不可知者不敢妄意而勦入之也銘曰

大辨之門總攝羣機棒喝交施颺旋雲飛誰爲之孫
乃克肖似奮迅直前是真獅子大方巖巖高風莫攀
一彈指間衝破命關掌記集雲分席雙徑出世西峰
大施政令繼遷靈源芳泉可斟灑以楊枝普潤焦枯
聲光四達爭相挽致百越之區亦來交疏南屏崔崔
名列五山龍鬼護經非賢孰于四衆驩呼迎師往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一百六
一百七
一百八
一百九
二百
二百一
二百二
二百三
二百四
二百五
二百六
二百七
二百八
二百九
三百
三百一
三百二
三百三
三百四
三百五
三百六
三百七
三百八
三百九
四百
四百一
四百二
四百三
四百四
四百五
四百六
四百七
四百八
四百九
五百
五百一
五百二
五百三
五百四
五百五
五百六
五百七
五百八
五百九
六百
六百一
六百二
六百三
六百四
六百五
六百六
六百七
六百八
六百九
七百
七百一
七百二
七百三
七百四
七百五
七百六
七百七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一
八百二
八百三
八百四
八百五
八百六
八百七
八百八
八百九
九百
九百一
九百二
九百三
九百四
九百五
九百六
九百七
九百八
九百九
一千
一千一
一千二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一千八
一千九
二千
二千一
二千二
二千三
二千四
二千五
二千六
二千七
二千八
二千九
三千
三千一
三千二
三千三
三千四
三千五
三千六
三千七
三千八
三千九
四千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三
四千四
四千五
四千六
四千七
四千八
四千九
五千
五千一
五千二
五千三
五千四
五千五
五千六
五千七
五千八
五千九
六千
六千一
六千二
六千三
六千四
六千五
六千六
六千七
六千八
六千九
七千
七千一
七千二
七千三
七千四
七千五
七千六
七千七
七千八
七千九
八千
八千一
八千二
八千三
八千四
八千五
八千六
八千七
八千八
八千九
九千
九千一
九千二
九千三
九千四
九千五
九千六
九千七
九千八
九千九
一萬
一萬一
一萬二
一萬三
一萬四
一萬五
一萬六
一萬七
一萬八
一萬九
二萬
二萬一
二萬二
二萬三
二萬四
二萬五
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二萬九
三萬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三萬四
三萬五
三萬六
三萬七
三萬八
三萬九
四萬
四萬一
四萬二
四萬三
四萬四
四萬五
四萬六
四萬七
四萬八
四萬九
五萬
五萬一
五萬二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五
五萬六
五萬七
五萬八
五萬九
六萬
六萬一
六萬二
六萬三
六萬四
六萬五
六萬六
六萬七
六萬八
六萬九
七萬
七萬一
七萬二
七萬三
七萬四
七萬五
七萬六
七萬七
七萬八
七萬九
八萬
八萬一
八萬二
八萬三
八萬四
八萬五
八萬六
八萬七
八萬八
八萬九
九萬
九萬一
九萬二
九萬三
九萬四
九萬五
九萬六
九萬七
九萬八
九萬九
十萬

諸華塞塗觀者如蜩擊大法鼓出大音聲百蟄方冥
一雷盡驚我法將隆我緣已滅生滅何心紅爐飛雪
寶幢之仆聞者心摧翠竹黃花亦若茹哀實際如如
哀則何有仰瞻中天白月在斗

淨慈禪寺第七十六代住持無旨禪師授公碑

銘

洪武八年
化

臨濟之道十一傳至圓悟而益盛圓悟又五傳至破
庵松源兩支分峙譬諸南北二斗爛然在天光芒參
列瞻者目眩由是子孫布滿四海之內執法輪樞機

晝夜弗停大法昭明若觀世尊于耆闍崛山一切有
情無不攝受可謂極光明盛大者矣有如無旨禪師
授公則松源六葉孫其授受分明證悟真切梵行有
足書者入室弟子門郁不遠千里持法藏大師壽公
所爲狀來徵銘狀文淵懋而無誇辭是用據之以成
序序曰公諱可授無旨其字也一號休庵台之臨海
李氏子自幼處童子中屹然如稚松超乎蒿葭不與
之齊然慕空王之法視塵坌膠轕若將溷焉年十二
卽思舍族而去時季父仲智爲僧于同里石門寺乃
往爲驅烏仲智奇其風骨亢爽俾至越之九巖從萬

堅觀公游授之內外典皆了達大旨十九得度受具
爲大僧已而歎曰所貴爲比丘者務欲究明心宗爾
苟纏蔽文字相中何時能脫離邪竟杖策而出徧歷
諸名山下語多不契復退潛一室加澄靜之力久之
叅普覺明公于靈隱靈隱列在五山僧指盈萬其門
庭嚴峻未易叩擊公直入無畏問答之頃疑情盡釋
普覺以其俊爽欣然印可之特命充堂司公不復辭
振摯綱維四衆悅服尋還石門白巖真公主真如艷
禪師制行之堅延居上座助揚正化聲聞燁然騰緇
素間元重紀至元六年出世大雉山之安聖執香自

叙實上嗣普覺世人信之無異辭閱五年遷隆恩又
二年補白巖故處明年行宣政院選主龍華一坐十
三春秋百廢具興山門爲之改觀公凡四坐道場皆
不出乎台境諸方將倚之以爲重競來敷致漠然若
不聞作休庵于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
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 國朝洪武六
年杭之中天竺寺以府侯之命起公主寺事公勉強
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
知識胡可失也天竺尚可致吾屬獨不能邪帥衆邀
于道擁居其位公屢却之不聽色頽然不怡時當歲

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擊鍵椎集衆再三申精進之戒手搥鼓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左右進觚翰請書偈公麾去之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時八年八月十一日也世壽六十九僧臘五十龕罽七日顏貌不變用闍維法從事齒牙貫珠不壞設利羅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于地見者聞者無不哀慕太息其徒自省等歛其不壞者并遺骼歸龍塔而藏焉公儀觀雄碩識見夔卓其于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

于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事或勸公求檄以主名山公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弊習新其規制使可貽於悠久所度弟子某等若干人得其法者則某某也五會語多肆口而說曾不經思四方先已傳誦不俟刊行平居遇物成咏率出人意表自省與文介類爲十卷公戒勿示人亦不敢流布公之言論屢行爲當時推重至于尊賢尚德推已及物有非人之所及叢林孰不能言之茲可畧云嗚呼大雄氏之設教法門雖廣其所以攝妄念明真性者則一而已因根器之

或不齊而誘掖化導之方不容不異有若思惟修之道與期生安養之功咸能拔迷津而升覺岸者也是故先德恒並行而不相悖宗照壽公得法于天台韶國師圓照本公傳道于天衣懷禪師二公兼修淨土之業俱有上品受生之徵載諸方策可考不誣今吾授公瀕沒之際又跣趺西向念佛而化然而三公皆主乎淨慈者也何其重微而疊昭哉當必有其故矣昧者不察強謂觀念之未能忘于形跡乃好誇過高之論非事實也于是直書其故使知佛法無二致以爲後來者之勸銘曰

能仁立教廣開度門萬別千差終歸一源禪那之修曰祛妄慮觀念之勤亦依真住均爲攝念奚分異同一心旣昭衆法自融所以先德內而不外破妄顯真兼行無礙公由幼齡挺然弗羣有慕空宗晉神竺墳法海真菰屢形嘆息掬沙算之數何能畢持智慧刃斷其繫維八荒洞然不懸毫絲安養導師實我依怙一塵不立卽爲淨土空有俱息能所亦捐至無念處三昧現前出世鄉邦四占淨域化熱惱場入清涼國黑白歆豔如渴思漿飛錫所及熙如春陽腳踏濤江來赴天竺中道要遮奪去何速南屏草木大根小莖

法雨普沾軋者皆萌俄結雙趺稱佛而化金臺來迎
白光交射何以驗之見于茶毘設利續絃光如琉璃
龍華之阿有塔如筍琢石鐫文爲此規準

日本夢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武八年立碑

恭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聲教所授與如
來化境相爲遠邇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
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克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
夢窓禪師其入滅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
子中津法孫中興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

求之然人臣無外交非奉 勅旨不敢遽從所請敢
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 詔詞臣宋
濂爲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
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父某其母
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
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
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
獨坐觀想如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
爲大僧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
年未久然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玄應滿百

日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刹一麗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字夢窓謁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院曰建長錙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爲侍者朝夕便於咨決俄出游與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辨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俛俛然若無所歸洵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蓬累而往備陳求

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尚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悶不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峰日公扣請如前高峰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峰厲喝曰汝何不云和尚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二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氷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自慶有等

閑擊碎虛空骨之句亟見高峰求印可高峰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光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峰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旣而遜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巖寺師復辭構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身丘壑之志正中二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

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通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師師爲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迫師泣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建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援善應故事求師爲第一代三年王旣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印更爲靈龜山臨川禪院命師爲其長賜以國

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秩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升座提唱音聲鴻朗辭意警策王愈喜給腴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爲對王已信之至是益知禪學爲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堯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逼起之師笑不答曆應二年攝州守某革西芳教寺爲禪僉言非師無以厭衆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

道聽者改容爲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夥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然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卽世征夷大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師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爲之說法卽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爲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羣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

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
五戒二年春師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
堂猶闕當力爲之堂成可容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
復強師入天龍師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遣使復加
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畧有曰道振三朝名
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
中以爲榮師以年高又復引退堯率內院九月朔召
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
西歸凡有所疑可頻叩焉於是集座下者如雲師隨
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海

臨問起居師爲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至二十九
日遺誠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囑令外護復書
辭世頌一首三十日鳴鼓集衆告別脩然而逝顏色
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萬餘人
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
分存日所剪爪髮瘞于雲居髮中累累生舍利云其
嗣法上天龍曰志玄曰鈔葩建長曰慈永南禪曰通
徹曰周澤所度弟子載名于籍者一萬五千有餘師
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
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

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泣止如見七佛
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
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
生如一臨事不憚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
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道非特究明
心學實足增夫世教之重況其內外之功兩得祛縛
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海衆人患不能有其一
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澹若無物唯
欲棲身林泉屢典大刹皆迫于王命而起世稱大善
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南渡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
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峰纂而承
之師爲高峰之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疊照光于海
東止惡防非有裨朝政功用丕闡人思芳名濂因奉
勅撰文畀中津等歸鑱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皇
化無遠邇昭示千載俾勿壞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
昭于佛鑑有子如龍乘桴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樸桑
民惇俗龐環水爲疆膜拜奉迎若佛之至四衆聞之
其從如雨伊誰繼之心境兩攝日出高峰海水皆紅

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不照先烈何文不搜
何義不求孰授厥像截斷衆流其心俛俛有淚如霰
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索首
非迷卽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朗月中天其色純素
我歸我山與雲往還豈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一彰
疇不散慕鉅刹名藍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緇素共聆
天見祥徵二星墜庭百廢具興我敢用逸寶華樓閣
重重兜率上自君公下逮黔黎稽首作禮如天人師
屢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相違背吾緣垂盡
預告化期爾毋懈怠來質疑遺戒諄諄續佛慧命

言已卽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生滅不二
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喪考妣法幢旣摧大衆何倚
孰爲佛乘孰爲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勒此塔銘
龜趺螭首焯德序功以示不朽

執金輪以御曆云云元黃文獻公鳳凰山大報國
寺記語也文憲學于黃公故襲用其語先輩文字
其學有師承若此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原禪師道行碑銘

洪武七年化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藤爲國中貴

族父某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
陀像持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與菩提有緣宜使之
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
十三卽剃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咸
無所證入乃慨然歎曰中夏乃佛法淵藪蓋往求之
乎於是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叅無見觀公於
天台華頂峰公語之曰汝之緣不在於斯中峰本公
以高峰上足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
徒無不受其煅煉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卽
蓬累而出入中峰中峰一見遽命給侍左右禪師

屢呈見解中峰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禪師退
涕淚悲泣至於飲食皆廢中峰憐其誠懇乃謂之曰
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
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
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
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
慈氏傾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
究竟之事也禪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
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
際急趨丈室告中峰曰原以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

峰曰旣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禪師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峰再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虛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禪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之慧林辦香酬恩的歸之中峰黑白來依猶萬水之赴壑古山

源公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爲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而謝事行化于興州禪師之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師爲第一住持禪師赴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師開山兼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疾至二十三日夜叅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卽龕瘞之母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徧語諸刹舊弟子恪守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賓朋候問

起居應接如平常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鉢翰
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三字
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
遵成命卽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初禪師專以流
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之保壽
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
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
所度比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
儼若臨衆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聞其
誨言溫若春陽莫不心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

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
如禪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於火中曰
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畱此糟粕何爲門人欲畫
師像預索贊語禪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
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爲人皆類此
嗚呼佛法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爲最盛禪宗雖
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千光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
和尚以黃龍九世嫡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颺
馳電鋤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藉是以中興其示寂
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興今禪師

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足徵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岐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藏教晚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峰高嶙峋陰陽變幻割明曉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在海濱達摩示現雷圓墳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爪攫雲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

耀接朝嗽師雖後起乘願輪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音渥槃生死俱幻塵有壁積鍊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出世秉法如握瑾左擎右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嗽飛樓湧殿聳輪囷奈何無縫塔旣新大字題額卽反真此道本來無誑信我於般若曾與聞大書偉行沃言根元無隻字鐫蒼珉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二

常熟居士顧大韶沈春澤陳玉階施貴共刻此

護法錄第二卷

計字二萬五千五十五箇

該

銀十二兩七錢五分三厘

維揚釋元韶對句容潘省耕書許一科刻

天啓辛酉元年春三月經山化城寺藏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三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元末大浮屠塔銘

凡十有一人

妙果禪師塔銘

至正七年化

至正初余得邵庵虞公所著妙果禪師語錄序而讀
之其稱師之道有云江河朔南一碧萬頃有大尊宿
譬若摩尼之珠高懸虛空日月星辰山河草木悉現

其中人天鬼神蠢動之衆一一內向皆自以爲得所
攝受而珠本無雷礙余竊意正宗寥落龍象分散而
世安復有斯人哉虞公爲人善巧深入禪觀故特溢
美於師以起人之信心爾非至論也及來秣陵與師
諸孫似杞交求其書而細味焉則洪纖高下靡不含
攝而玄機所奏若涉不思議境然後知師之道弘以
周而虞公之言實可徵不誣也謹按資福大師廷俊
狀師諱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人姓范
氏父某母徐師生時有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爲
佛事年十七去依羅山院僧常公常使從儒者學而

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常呵之師云學
儒可敵死生邪常云汝黃口小兒爾姑注意於儒他
時入道何晚也師弗之答旣受度謁月庭忠公於蔣
山時孤舟濟公爲第一座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師
無幾云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
節八萬四千毫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
易繼凝定雙瞳與合爲一汗從背流亦不知所楚後
四三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師自信法決可證因
取所携書帙以火焚之且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
當入無間獄也傍觀者爲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

聞有僧所見不異雲門師往卽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師復奮云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一人臨萬人之敵如操舟上湍悍之灘不遑他接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荆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爾師猶以墮於斷滅益進修弗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泊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如器罄之解十方世界舉皆現前叅以諸祖契證如鏡照鏡坦然明白師自以爲開悟及掌藏鑰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

致疑不能釋者數日或誚云法離唇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載重會濟公于蔣山濟云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摩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邪抑法如是也師云此形神俱妙而已濟云不然也子他日當自知之師復往無爲見無能教公以濟所舉之言質之無能云爲汝弗解故也師忽大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

之鳳游山海印如公方長荐福請福分座說法久之
往隱于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
五峰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識
者謂聖人來居故物惟潛遁云天曆己巳遣官以聘
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一
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郡守劉公廸戍將齊公璋
常虛已求道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堅欲引去劉公屬
縣大夫特免科繇以歛之未幾返南巢故隱而嚮慕
者愈衆宗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
淮西廉訪使幹公王倫徒監察御史常公道夫尤極

趨仰時移書牘以辨鍊玄乘鄉先正集賢學士傅公
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灣至有
晚始聞道之歎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
四衆戒飭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
其時矣侍僧捧紙求偈師呵云何以偈爲強之乃引
紙膝上書已端坐而逝初師預建葬塔於諸峯之下
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
五峯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
十里聚觀駭異之弟子德弘慧月慧觀以是月二十
六日奉全身瘞焉世壽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三聞

師之歿緇素無不哀慟而兩淮之人尤切不啻喪其父母師之道浹洽於人者蓋可知矣師常囑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照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生平之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每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廣信祝蕃遠嘗云番禺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峯懸巖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實錄嗚呼大鑒之道分爲五家而臨濟之宗爲最盛臨濟之傳雖曰

豐熾光大單及東南至五祖演爲尤盛今以其世次觀之則自開福寧月庵果老祐證月林觀竹巖印真翁圓無能教至師始八葉耳宜其傳授分明印悟真切有非耳剽目授者之可同哉余也不敏似杞致慧月之辭來求塔上之銘其請至六七而不勸予故特舉虞公之言於前而歷著師之悟驗於後使小罔末智未得謂得者覩之庶幾有所懲創矣乎銘曰
道大如天地無物可包羅我以一心攝不見有餘欠自非堅固力沒身以爲期超出河沙界未易得之者皇皇無住翁誓成無上學一念佛轉移似倚須彌山

兩曜互遷代風霆時激射乃至於世間山川及草木胎卵濕化等無日不現前無見亦無聞無無亦皆喪如是歲月深真體忽頓露有若摩尼珠閃映無定色光光皆涉入永無留礙者持之出住世蔚爲人天師吐辭鴻鍾吼非宮亦非商間有無耳人聽之三日聾何況示關要險絕在天半萬仞不見底卽墜卽糜爛衆生所倚藉冥衢日月燈睠彼毒龍衆獰惡可怖駭亦知所敬畏夜隨風雨遊莊嚴清淨域恐以腥穢故神光起天末如匹練下垂照燭窅堵波散入五峯頂我示涅槃相上玄降祥應以表無量法諸天悉護持

大風有止時此法無盡藏爰假世間文留鎮於下土

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塔銘

至正十七年化

少林氏之道七傳至慧照大師而別爲一宗設三玄門演暢宗乘權實兼行照用雙至四方從者雷動海湧逮乎宋季其道寢微惠朗欽公起而任之豎大法幢屹然爲東南之標準廣濟妙公親承法印據獅子巖建立死關鮮有升其門者唯智覺本公深造闡奧以大辨才通博無礙慈澤普滋徧一切處其入室弟子以十數計若今佛慧圓明廣照無邊普利大禪師

則其一人也師諱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縣許賢鄉人族姓董氏世以書詩爲業父諱九鼎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鞠以爲子七歲卽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轍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師之諸父曇芳學佛於富陽法門院欲乞師爲嗣謝氏不從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于觀音大士曰佛幸我慈俾此兒弗死令服灑掃役終身禱已師汗下而愈遂使從芳游時師年始十七益求良師友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復從授經師學法華經至藥王

品問曰藥王旣然二臂曷爲復現本身耶授經師異之年十九薙髮受具戒走武林習律於靈芝寺律師問曰入法往來片無乖角何謂也師曰胡不問第九法乎律師曰問律而答以禪真大乘法器也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本公亦在座遙見師卽呼謂曰汝日用何如師曰惟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擬議公厲聲叱之師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公以狗子無佛性之語授之師遂往縛禪靈隱山中雪庭傳公召師長內記師下筆成章五采交粲見者歎服俄棄歸法門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

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醢雞耶復造靈隱跣跌危坐
脅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見本公
具陳悟因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
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
汗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被衣待旦
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猫飯
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師曰築碎
方斃公乃微笑祝師曰汝宜善自護持棧遯巖穴時
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
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遶座下師爲說三

飯五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師自是聲光日顯
笑隱訪公方主中竺法席力荐起之江浙行省丞相
脫歡公時領宣政院事亦遣使迫師出世師皆不聽
居叵何諸名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與弟子
希昇杖錫踰濤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見山形如
青蓮花乃卓錫巖際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
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
十月也初伏龍山有禪寺號聖壽其廢已久當師入
山時鄉民咸夢有異僧來遂相率登巉巖披蒙茸以
訪焉見師晏坐不動各持食飲之物獻之邑大姓樓

君如浚樓君一得各爲伐木構精廬以安師尋因舊
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術輝映林谷內而齊
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
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學番者恒數百人至有求
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師各隨其根性而爲說
法譬如一雨所施小大根莖悉獲沾潤王公大臣嚮
師之道如仰日月名傾朝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
嘉之江淮雄藩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
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普應妙智弘辨禪師
之號帝師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乃更號曰

佛慧圓鑒大元普濟大禪師資政院又爲啓于東朝
命朝臣製今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至正丁酉夏六
月十四日師示微疾索浴更衣會衆書偈云平生饒
舌吟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春秋
七十四夏五十六是日午時其弟子德亨德馨等用
陶器函蓋奉全身瘞于青松庵悲慟哀戀聲撼崑崙
太師中書右丞相脫脫公建大壽元忠國寺爲皇太
子祝釐之地欲奏起師爲住持適有自江南來者言
師示寂乃止師疎眉秀目豐頤美髯才思英發超越
醜夷頃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玃襲寶

護惟謹語錄若干卷和智覺擬寒山詩若干首皆刻梓行于叢林世之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于智覺云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尚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耳聞乎抑目觀也曰亦目觀爾曰使目之能觀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時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爲方外之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八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纏於世相不能有所入而相

知最深銘非濂爲而孰宜爲之銘曰

天日崑崙中設死關豈無來者望門而還言言智覺仗劍深入師子長號百獸咸蟄伊誰嗣之惟千崑師彼碩者子爰契我機杖錫行雲遯藏空谷明珠自護不受人觸世雖不聞靈蛇先知矯首聽法爲說三歸我將辭名文彩或露足踏飛濤一夕東度龍峯鬱環如青蓮花我棲其間指樹爲家兆之所形孰曰無象有來旒旒且饁且餉化被草莽爲梵王宮金銀流離絢爛太空四方風動無不稽首師我檀度願垂攝受羣聾正酣晝夜沉冥法音方震萬耳皆驚璨璨珠璣

噴落人世神鬼莫窺天龍交衛有寵自天錫予便蕃
金衣寶薰耀於祇園外護之嚴闕敢干令慧照之宗
於斯爲盛乘化而逝人天慕哀妙相如如初無去來
旣無去來何有增減太史勒銘以昭玄範

故文明海慧法師塔銘

至正十
七年化

能仁氏之教流入中夏愈傳愈熾於是諸師各有所
建立譬如一燈分爲十燈燈之用雖殊而光明則一
也天台四教法性觀行之宗自南嶽以來開空假中
三觀丕闡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妙一念之間具足

無減其說尊勝宏特縱歷百萬劫洗洗乎皦皦乎
不可尚已某竊惟方袍之士幸得與聞其教多視爲
空言卒局於小智之域良可悲也其真見實踐有若
文明海慧法師者某安得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法師
諱善繼字絕宗族婁氏越之諸暨人考某妣王氏當
有姪夢神人授白芙蓉法師乃生始能言見母舉佛
號合爪隨聲和之年稍長季父客授山陰靈秘寺從
治春秋經稍竊窺三藏諸書喟然嘆曰春秋固佳乃
世間法欲求出世間非釋氏將疇依此身不實有如
芭蕉穹官峻爵縱因書而致寧得幾何時耶大德乙

已授其寺僧思恭祝髮明年受具戒從西天竺大山
恢公習天台教觀大山甚器重之每言數百人中唯
繼上人爾暨大山遷雲間延慶法師復往南天竺從
湛堂澄公湛堂器之如大山間問之曰入不二門屬
何觀法法師曰三種觀法屬對三部此文既與止觀
同成觀體的是從行湛堂又問諸經之體爲迷爲悟
法師曰體非迷悟迷悟由人顧所詮經之旨何如耳
湛堂喜溢顏色曰法輪之轉他日將有望於斯子乎
宗周文公時住集慶寺艷法師之學延主賓朋尋領
其懺事湛堂復速法師還偁居第一座南天竺素稱

教海法師提唱宗乘有聲絕出於四方會湛堂遷上
竺而玉岡潤公來補其處仍番法師居其職學徒四
集無不涵腴飲醇充足而後去天曆己巳法師出世
主良渚大雄教寺日講金光明經感法智見夢謂之
曰爾所談經與吾若合符節惜乎所踐猶未逮其言
耳法師遂益篤精進之行至正壬午浙省平章高公
納璘兼領行宣政院移住天竺薦福教寺某甲子左
丞相朵兒只公繼領院事陞主天台能仁教寺法師
凡三主伽藍執經座下者多豪俊之士宏闡法華玄
義文句朝講暮解五章四釋與義昭晰且策勵之曰

吾祖有云止觀一部卽法華三昧之筌蹄一乘十觀卽法華三昧之正體須解行並馳正助並運則圓位可登而不負吾祖命宗之意矣蓋法師抉剔經髓敷繹祖訓如山川出雲頃刻變化而雨澤滂然四施若諸草木纖洪短長無不霑焉識者咸謂慈雲神照之再世云辛卯之春俄謝事超然獨往時薙落師與湛堂歸寂已久法師旣於靈祕葺舊廬以奉祠事又往居南山明靜院灑掃湛堂之塔其報本之念尤惓惓也曾未幾何兵難洊作其高弟是乘請法師東還華徑池深木寒法師驪然就之以無常迅速嚴修淨

業繫念佛名晝夜不輟一夕集衆而言曰佛祖弘化貴乎時節因緣緣與時違化焉托乎吾將歸矣遂索筆書偈端坐而逝時丁酉歲七月二十二日也世壽七十有二僧臘六十又三火化牙齒及舌根弗壞舍利累累然滿地其徒以某月日歛骨塔於靈祕之西坡所度弟子三十二人嗣其法者則靈壽懷古延慶自朋崇壽是乘廣福大彰雷峯淨昱演福如圯報忠嗣璉車溪仁讓香積曇冑也法師氣局衍裕行履淳固台家諸書無不精徹而大江東南恒推爲敎中之宗講演妙法華金光明諸部經凡若干會主修法華

淨土懺凡若干期所感靈異不一而足是乘嘗請著書以淑後人法師曰吾宗本離言說不得已而有言爲彰授受也是故意以至章安結集之後不過代相緘授而已其間或有斥邪衛正者亦豈好辯哉今大經大法粲如日星之懸汝輩宜修習不暇奚俟予言聞者咸服其一時士大夫若趙文敏公孟頫黃文獻公潛周內翰仁榮李著作孝光張鍊師天雨皆結法師爲方外交時相唱和於風月寂寥之鄉晚與黃張二公欲結樓修淨社未果而法師歿當沒之日叢林中皆相哀慕曰吾宗法幢仆矣後十七年演福件繫

法師梵行徵濂爲塔上之銘濂嘗游文獻公之門聞公談法師之德之盛以爲無讓古人恨不得映白月而濯冷風今法師不可見矣幸其嘉猷茂行猶得聞其梗概此無他遺光之所照者尚有人言之後三十年則言之者鮮矣又後三十年則誰復知之者此金石勒不可不致謹也因從演福之請歷叙而鋪張之千載之下有來讀斯文者儼然如見法師於定慧光中其有不蹶然興起而惕然自厲者乎銘曰

性具之正宗兮一念具三千三千卽一念兮不後亦不先正依及假名兮各含空假中攝歸於一妙兮互

具而互融七祖既善闡兮諸佛復靈承洞照六合內
今日月行大清慧命之攸寄兮文明得其宗摠攝大
化機兮正受究始終法輪左右旋兮晝夜如環循隨
其利鈍根兮導入不二門開權以顯實兮懇懇爲敷
辭一多暨小大兮非卽亦非離明暗色空相兮事法
皆寂然眞勝在妙圓兮非可以言詮談辯析玄微兮
人天皆共聽幽通於至神兮現夢顯祥徵三坐大道
場兮手執青楊枝灑物了無迹兮物得忘其私結期
修靈懺兮瑞異駢然臻吾法本無作兮有作卽爲塵
商飈一朝興兮吹仆正法幢清淨大海衆兮盡然爲
增傷繼續幸有子兮龍象方駿奔建塔爲西坡兮庶
以表化源

普福法師天岸濟公塔銘

至正十
六年化

大雄氏五時說法至于法華方暢出世本懷自鳩摩
羅什翻譯東傳震旦而諸師消釋者鮮得其樞要或
主一音四相之談或徇四時六宗之教各號專門務
相摩軋甚至南二而北七異言喧逐而莫之適從矣
惟我天台尊者丕闡前修三觀之說約法華悟門弘
演自行因果化他能所宗旨白日正當中天而螢燭

雖多隱而弗見所以尊勝偉特絕非他宗所可及二十餘傳而其道愈大顯此濂于銘普福法師之塔不得不推原其始而盛言之也師諱弘濟字同舟一字天岸生姚氏族世爲會稽餘姚人父某早亡師從同里寶積寺舜田滿公出家滿公其從父也師駿發絕倫或授法華經輒能記憶年十六受度爲大僧日持四分律頻步之間不敢違越繩尺已而歎曰戒固不可緩精教乘以資行解其又可後乎于是往鄞依半山全公讀天台之書久之悉通其玄義嘗修法華金光明淨土期懺聚精會神存誠不貳髣髴于觀定中

觀尊者畀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辨日增河懸泉湧而了無留礙當是時大山恢公尸松江之延慶越溪澄公主武林之演福法幢雙峙光焰鏘鏘照映大江之南皆延師分座說法而越溪愛師尤篤諸部疑難或有未易決者要其終始而析之師因義觀圓融觸目皆洞然矣泰定元年開法于萬壽圓覺寺浙河左右傑偉之士奔走其室唯恐後之議者謂倡佛海之道以播芳猷實自師始明年鹽官海岸崩民朝夕惴惴恐爲魚鰲江浙行省右丞相脫驪甚憂之祈禱觀音大士于上天竺仍請師親履其地建水陸冥陽大會

七日夜師真心觀想取海沙詛之親帥其徒徧擲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爲不崩人咸異之天曆元年陞主顯慈集慶寺二寺皆杭之名刹師處之泊然集慶適當歲儉遂退處別室蘇人競欲致師以幣來聘住大德萬壽寺一座不移閱六寒暑而小子之有造者爲多重紀至元之五年江南行宣政院選主會稽之圓通圓通久廢之餘鐘魚絕響師曰此父母邦也吾何避焉欣然東歸闢齋館乞糗糒攝授徒侶多至數百人寺爲中興歷四載還隱寶集專修西方念佛三昧當會心處不知念而非念非念而念也至正七年壽

八十矣錢塘諸名山以耆舊凋謝唯師一人歸然如魯之靈光又以大普福寺起之師堅臥不應門人法航進曰和尚自爲計固善矣其如斯道何師強赴之居叵何竟拂衣旋故丘開清鏡閣而深蟄焉因覽諸家所註首楞嚴經繁簡失當方將折衷其說爲之疏解俄疾作召四衆至以唯心淨土惓惓爲勉其中或未解師意師厲聲曰死生難死生難遽索觚翰書偈而寂十六年三月十日也後七日法孫至大清晏以陶器奉蛻質塋于里之峨眉山松花塢師之所自卜也世壽八十六僧臘七十一度琳永孚等三十六人

得法上首出主伽藍者上竺道臻雍熙淨琛普光允
中圓通有傳天宮明靜等五人其登門卒業未出世
者尚多焉師梵貌魁碩言吐清麗諸書一過目終身
不忘故其本末兼該無所滲漏高昌總統有般若空
利者每謂學兼華梵出入經論世無能敵之用其國
語與師共譯小止觀文彩煥發高昌爲之赧然自失
鄉先達韓莊節公性稱師才全學博無求于名不過
以文寓意巴西鄧文肅公文原亦敬師有道遺詩叙
殷勤有相逢定性三生話之句其爲名薦紳推許如
此平生以流通教法爲第一義建法華本部百十會

苟有召者未嘗不應屢感天雨華之祥然于佛乘文
事俱不偏廢出處語默則未始離止觀所著書有四
教儀紀正若干卷天岸外集若干卷並刊行于世
云夫傳胤承宗學者多失其真何哉蓋驚于高遠者
有立異之見安於淺陋者無深探之志所以言彌近
而彌遠理愈似而愈非唯穎悟之士洞察其微不敢
以臆說參合于其間重徽疊照雖百世而無弊可也
如師者講貫導化一以止觀爲宗如印印泥不差毫
髮可謂知尊者翼道之功而號善繼善述者矣豈非
賢哉豈非賢哉某等持靈隱禪師元瀨狀來徵銘爲

之銘曰

佛法正傳實推台衡大者鏗鉦萬鼓齊鳴彼傍宗者
自謂孤撐以此較之蒼蠅之聲其累葉相仍其學孔
熾時雨普沾春曦流麗無物不萌有生咸遂神功妙
法此焉爲至其猗歟上師義觀兩融尅期破障息念
歸宗煌煌神公心與之通授以如意無礙弗攻其浙
河之西聯揚法幟分座談玄雲行雨施出坐道場歸
者如肆爲人天師攝伏庶類其水蟲鼓禍海涯善崩
凝神冥滲呪沙爲兵變化倏忽風霆流形雙足所躡
凝如堅城其此願力故匪由外假妙經之宣集于蘭

若天亦雨華繽紛而下有感無應理無愆者其有聲
隆隆然傾于邇遐游戲文辭復衍而葩枝枝葉葉如寶
蓮花不物于物以道爲家其般若光中無非妙相一
鑑之明實含萬象生旣不來死亦非往何必興嗟涉
有情想其師有墜言欲了正因惟心淨土繫功宜勤
日如懸鼓一念不分師雖逝矣言若親聞其青山崔
崔流泉在下迴景歛英絕斥邪厥萬松作花黃金滿
塢設利斯藏永奠終古其

天竺靈山教寺慈光圓照法師若公塔銘

至正十九年遇害
卽宋龍鳳五年

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後分爲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爲最盛再傳至于車溪其聲問益顯震雷霆音爲有情說執經問難者動數百人遂爲吳越所宗又六傳至於湛堂貫遜性雙单制聽正作之學而以止觀爲歸宿之盛學子翕然嚮之其入室弟子爲世法幢星分棋布於江南若無慈光圓照法師則尤號金春而玉應者也法師諱允若字季衡族相里氏越人也代爲簪纓家在唐有名造者嘗爲禮部郎中時內侍監魚朝恩怙貴誕肆宰相元載亦欽容避去造與殿中侍御史李衡抗言折之世稱直

臣委社垂休至諱慶君以柔行稱慶實生法師年九歲能通春秋其父方以元宗爲期忽翛然有絕塵之趣嘗遊雲門傳忠廣孝寺之元上人畱之俾給侍左右十五受具戒爲大僧渡濤江而西至虎林謁大山恢師於興福恢師授以天台四教儀金篋十不二門指要鈔諸書法師卽能知其大意已而聞佛海大師澄公主南天竺崇恩演福教寺四方名僧多來棲止而方巖則師愛山靜師尤龍象中之稱雄者法師復往依焉凡法智結顯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蛭蜣理毒性惡等文益推斥其義而沉涵之至於恩清

之兼業昭圓之異說齊潤之黨邪仁岳之背正亦皆察其非是及所以害道之故心既有得乃質之二師而復取正於澄公聲入心通知解日至澄公甚器之俾司賓客之職澄公卽所謂湛堂者也至治初澄公奉詔入燕都校正經律論三藏遂白其行業於帝師大寶法王帝師嘉之錫以今號命出世昌源淨聖院丁歲大侵法師力爲經度田之萊蕪者闢之室之敞漏者葺之踰三年澄公念法師不置招之徠歸請居第一座攝衆千餘人法師持規峻整升堂入室具有儀範經其指示多所悟入泰定中行宣政院請主彌

陀興化教寺當是時倡道杭之南北兩山者若天岸濟若我庵無若玉庭罕與法師皆有重望人稱爲佛海會中四天王居仁何退居雲門視榮名利養如白衣蒼狗變遷一不以經意翱翔千岩萬壑中時同斷江恩師休耕逸師臨風笑咏不知夕陽之在樹也君子又目之爲雲門三高云然法師身載明德聲光外流終不可掩至正間起主越之圓通寺丞相康里公復具疏延主天竺靈山教寺靈山錢塘巨剎有嬰珞泉其源絕已久法師持錫扣巖祝曰吾緣苟在是泉當爲吾一來不然則廢涸猶故也言始脫口泉果涌

出淵淵然漸盈戶部尚書貢君師泰比之慈雲重榮
檜命名曰再來泉法師四坐道場教雨灌溉如甘露
醍醐飲者心泰尋以年高復退居雲門築深居精舍
以法華觀慧三昧爲暮年淨行會天下大亂于戈紛
擾法師與之遇脅以白刃毅然不爲屈辭色俱厲因
遇害白乳溢出于地實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也世
壽八十僧臘六十有五兵旣退其諸孫子蘭息幻始
具衣棺爲歛闇維之夕獲舍利如菽者無算遂以某
年月日奉遺骨瘞於雲門山之麓法師風度簡遠不
妄言笑趙魏公孟頫呼之爲僧中御史善詩若文雄

健有法黃文獻公潛爲序其首謂其遊戲如幻變化
不測理事混融不相畱礙一時名公卿如鄧文肅公
文原袁文清公桶虞文靖公集韓莊節公性皆慕法
師與爲方外交而忠介公泰不花歆豔爲尤切函書
問道殆無虛日得法弟子出住名伽藍者則集慶之
友奎演福之良謹延慶之如瑩隆德之去讓淨聖之
圓證也其進修弗輟而未出者則善來普慈曇曙維
翰玄微無作及前子蘭息幻也法師初號浮休老人
雲門之傍有溪曰若耶歷代詞人屢形賦咏世以法
師名高宜配地望故復稱之爲若耶溪法師示滅之

後已經十齡友奎持天衣禪師元靜所爲狀請濂爲
之銘濂事文獻公時每聞揚法師之善固以竊識之
矣及與友奎接行業純而問學弘又知其爲有道之
士銘其可辭或者以師素履之美而不獲考終命頗
致疑焉殊不知定業所感千劫弗遷雖以西域聖師
深入神通三昧或爲鴆毒所加或罹刀劍之厄卒未
能免初無傷乎道德之崇高也何獨於師而惑之乎
嗚呼台衡之宗不絕如綫噓四明之遺燄薰外教之
邪城當有其人惜乎吾未得而見之有如法師者亦
九京不可作矣感今思古寧不盡然傷情乎故備序

之揭于玄塔之左以厲其學者必有競競自省者矣
銘曰

止觀學廢將焉徵兮法船載寶歸東瀛兮淨光傳之
寶雲承兮誰其中興曰四明兮車溪深渚萬丈清兮
下注佛海流無聲兮若耶中藏毒尾鯨兮鼓鬣奮迅
樹赤旌兮發爲音聲震百霆兮龍鬼怖愕人天聽兮
靈鷲巖巖摩帝青兮紺泉旋珠若琉纓兮膏肓久絕
茂荒荆兮飛錫一指來盈盈兮莫峻匪山五雲凝兮
絳霧爲室霞作局兮欲入觀慧權實并兮業何所因
生何憑兮儵然而化假以兵兮如劒所風本無形兮

白液流漿昭厥靈兮舍利叢布光晶熒兮盛以五色
玻瓈瓶兮道無所損名益貞兮游風鼓扇塵冥冥兮
我思哲人涕泗零兮請勒琬琰示吾銘兮

憨山曰台宗至元末得三大老中興樹大法幢觀
若公死生去就超然如戲則世之執宗掃教動以
義學抹殺人者亦可以省矣

元故寶林禪師桐江大公行業碑銘

至正十
九年化

古浮屠之道以堅忍刻苦爲先故其慮澄欲寡而入
般若爲最易所以雲居誨人爲已不貪世榮翠巖曰

走聚落食或不繼此無他重內而輕外也濂今得一
人焉曰寶林桐江師其視榮名利養亦澹然無動于
中瓶鉢之外絕無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臨
歿維那來發遺篋欲行倡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
大笑而去嗚呼據位十利之間而履行危峻若此視
翠巖雲居其爲人也何殊可不書以爲學佛者之法
乎師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爲號諱紹大父
善李氏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埴中一觸世氛唯
恐右以浣之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稍長祝髮升壇
納滿分戒私自計曰化龍之魚肯于蹄涔求生乎卽

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辨禪師陵公公據席攝
衆道價傾東南一見師大善授以達摩氏單傳心印
相與詰難者久之師退復自計曰如來大法天地所
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
晉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伽
藍所在必往叅焉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師復
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
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勵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
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
公喜傳授有人每形之于言時東海嶼公以天目嫡

孫唱道淨慈爲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慊其意者
會藏室闕主者乃曰必如大兄方可耳師乃起蒞其
職尋以心法旣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鱗貝葉
寒暑俱忘每夜敷席于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
藏教凡六千二百二十九卷閱之至三過遂皆通其
旨趣師之志猶未已需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
孺齊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愧矣元之至順壬申
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采諸輿論命出世嚴之烏
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
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近郡城十有餘

里而城中爲廉訪使者治所持節而來者多朝廷老
臣及文學之士休沐之日恒入山諏詢內典故持法
者頗難其人自師之至若貴若賤若小若大靡不嚮
風悅服四方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一時法
會號爲極盛戊戌之秋院中復徇羣請移住義烏雲
黃山寶林禪寺師堅不欲行使者凡三往返然後承
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不佳至第七日日將歿鳴
鼓集衆告以永訣卽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接筆擲于
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邪條然而化服沙
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報身壽七十有四越五日行闍

維之法獲舍利羅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以其年
月日建塔于某處藏焉師廣額高眉正容悟物使人
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匡徒爲己任敲唱雙舉鍾鼓
交叅未嘗少懈有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
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戲翰墨發爲聲詩和冲簡遠亦
有唐人遺風至于有所建造甃石運甕躬任其勞以
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
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
菽葉充之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量
弘豈易致是哉三會語有錄其上首弟子兜率行勤

已爲編集行世永明戒茂復以塔上之文未述爲愧
乃數來徵濂銘濂昔見師于金華山中其蠅頭細書
戲問之曰師年耄矣其眼尚如月耶師笑曰賴有此
耳別後復錄近作詩一卷來寄師之意似相知者濂
自後奔走西東弗能再往今師則不復見矣因從永
明之請歷序師之苦行并其證悟之深者勒諸穹碑
假佛法而饗貴富者過而讀焉其有所觸也夫銘曰
大辨之道白如日一照便入光明域幻爲巖瀑瀉千
尺珠璣散落龍爲惜寶林師子亟返擲歷遍名山絕
爪迹大海震蕩接天碧鹹味由來同一滴三藏玄文

譬如織映燈夜請廢寢食差別從今會下一欲求隻
字不可得三鎮名山道充斥太空無雲雷下擊龍象
人天俱辟易孤高有同泰華色茹苦不翅餐崖密偉
哉德人麟鳳質特爲時來誰復識長風滿水
感古思今意何極

佛鑑圓照論師大用才公行業碑

至正十
九年化

濂之方外友具庵法師芑公手造行狀一通來謂濂
曰吾宗有大導師曰佛鑑圓照論師以至正十九年
三月十九日滅度于南演福敎寺其未滅度時頭目

忽岑岑然乃召弟子謂之曰我生緣將盡卽焚香向西而坐厲聲稱西方佛號晝夜六時聲無暫輟至于浹日又曰爾等勿謂修持無驗吾淨土緣稔三昧現前矣吾其行哉卽具浴更衣據觚翰爲書以別相知者復作辭世偈一首合掌而逝一城之人無不悼惜及昇龕就火省院重臣憲漕達官皆執纚紼以從五色神光自龕中發火已舌如紅蓮齒牙如珂貝舍利如菽者滿地萬衆競取灰燼一時俱盡後至者穴地尺餘亦得之某年月日建塔寺之南偏安養蘭若奉諸舍利等藏焉惟古之大德視死生爲一朝固無事

乎表暴然不托文章之家登載徽行何以聳善而扶教今其得法上首大山等旣已修塔建祠而法孫普福主山守仁復以塔上之文爲請願有以慰其遙思遂以其狀相授濂按狀而序之曰論師諱必才字大用姓屈氏台之臨海人所謂四字名號帝師大寶法王之所畀也父諱哲明大經爲科目之儒母趙氏嗜善弗厭而崇佛尤至西域梵僧入夢顯徵而論師降生甫能言輒記孝經一卷七歲善屬句脫口而就聲文諧協宛有思致年十二受經于西江瞿公瞿公居越之報恩實剡源暹公諸孫通天台教觀論師挾冊

而從之已而祝髮受具足戒十六出游虎林謁湛堂
澄公于南天竺湛堂見其顏貌峻拔出語皆中肯綮
卽以法器期之命典賓寮時玉岡潤公自集慶維那
來居第一座學子歸之如雲論師亦執經入室雖流
金之暑折膠之寒足不踰戶限如是者十年凡台家
部味之玄教觀之要一經指授意釋心融無不臻其
闡與玉岡嘆曰是子非靈山會上業已習之烏能致
此哉一時儕類如我庵無公絕宗斷公英聲偉望超
出時流至于剖決宗旨議定教章必推定師爲上首
舉無異辭玉岡出世海鹽當湖德勝寺延論師分座

講經雨注河翻縱橫無礙聽者咸詫不異北峯之在
世也泰定元年玉岡陞遷演福行宣政院請論師繼
其教席當是時湛堂聲稱喧播中外衆意論師必願
爲之子升堂演唱之際論師獨歸之玉岡君子謂其
知義益推重之至正二年轉杭之興福三年亦陞主
演福康里丞相屢致薌幣咨決心法一時貴人峻士
罔不望風作禮施金帛者由是充牣論師隨受隨散
首新大雄殿于兵燼之餘旣而三門兩序成未幾彌
顯之堂又成晚建萬佛寶閣其崇以尺計者一百三
十有奇金碧輝煌像變絢麗法筵之盛特冠南北諸

一 撰述
剎非惟晋心有爲功業而已凡其所蒞講演大小部
文終而復始修禮期懺至若于會其見于著述者有
妙玄文句止觀三大部增治助文法華涅槃二經講
義荆溪章安法智三祖禮文並行于世而詩偈二編
別傳登門受業者前後恒數百人出據師位者在在
有之世壽六十八僧臘僅五十六竟爾西歸矣悲夫
論師爲人凝重簡默觀行精勵孜孜修學無斯須懈
怠每夏終制解同業者皆囊衣篋軼而旋故鄉法師
獨掩關謝客益加磨淬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欣欣
也故其德業所就光明俊偉若此善乎具庵贊論師

之行曰論師以恢涵之量邁遠之識于空壞劫中建
住成之效而人或可有可齊者至于發性具之微肆辨
說之雄燦真燈于旣昏膠慧命于將墜此豈力之所
能爲哉嗚呼斯言至矣盡矣濂縱欲竭其世諦文字
以美盛德之形容其何能度越之哉是用不辭姑評
隲其本末而序列如右復繫之以銘曰

清明在躬志如神有開必先理廼申巨額深目疑應
眞飛空而來杖刺闌二股六環聲振振夢中乘此大
願輪性靈無障如夙薰雙驢一鑠無全文耳入心通
俱正因超然直詣止觀門袖有神珠光燉燉欲與迷

轍開重昏南東西北方位分勝劣欲往咸知津三鎮
招提道益尊師子作座寶華茵一音演法春雷震天
雨襍華飛續紛龍鬼聳聽來僊僊有時撥動三昧雲
幻出樓閣撐秋旻昔也劫灰已四墮夜弔荒墟牛馬
燐今焉五彩絢嶙峋化佛無數黃金身神機妙用翕
然臻但見協氣恒煙煨安樂淨域空中存銀沙寶樹
琉璃園鳥鳴籟動宣秘言金臺來迎歛孤騫青蓮爲
屋翡翠軒左右旋繞千幢旛法門明驗此無諼心境
叵得染淨泯不礙緣生想相勾人人負此希世珍慎
毋遺棄淪荆榛弗信來徵圓照墳

天龍禪師無用貴公塔銘

至正二十一年化

師諱守貴字無用水庵其別號也俗世甄氏世居婺
之浦江其家業于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師志弗樂
也乃同鄉童子從師傳學詩書元至治癸亥師年十
八矣入里之康侯山依浮圖法爲僧羣僧各分檀越
家遇其作齋會輒持鼓螺應之師又弗樂泰定乙丑
師年二十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禪
師長公縛禪于龍華寺山師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
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師因弗欲辭去龍華與天龍

院鄰天龍沙門大道平公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七
丁卯春正月笑隱訢公言千巖行業于行宣政院將
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巖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
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師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
壽千巖爲一新之遂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師還天
龍往叅中峯本公斷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扣答
不異見千巖時師太息曰千江雖殊而明月則一吾
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爲佚老計庚
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
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後因名所居庵爲

應夢黃文獻公爲記其事云師自是復住持天龍天
龍素無恒產募齋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
聚之養四衆大道旣建大殿三門兩序及堦佛菩薩
阿羅漢諸像師繼其後益殫志畢慮爲造僧室與演
法堂堂上爲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買
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飭鍾魚
互答經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二十日
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
帖穆爾公明日趣作浴事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
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

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遣官僚爲具後事以某月
日造慈濟塔院于天龍西崗奉全身葬焉師平生不
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其左右
櫝藏之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
有二僧臘五十又四所度弟子善法住持德盛等若
千余人余與千巖結方外之交揮麈談玄無月不會而
師又與余同鄉里故于師之傳授行業知之實詳銘
非余孰宜爲之德盛之請有不得而辭也銘曰

伏龍之山懸岩千尺誰陟其顛奮身一擲軀命旣絕
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真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
照耀東南不落名迹天龍一指斯爲獨得無用之用
動而常寂化爲樓閣莊嚴淨域苟以爲是涉乎相執
以空爲楮以無爲筆焯德示後用垂千億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住持竺遠源公塔銘

至正二十一年化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緇州男子實爲之銘其序曰
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
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
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
始與卒也大辨和尚盧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

法師也。觀音興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辨。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

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于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剎。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浮于人者深也。廣化圓伊本覺文煜興聖宗得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一十二年某月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迹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

文可也宜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畧而約之畧而約之者古之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也請銘者誰圓伊也銘曰

道之原本無言今以言求道道豈宣今有倬達摩號爲禪今指心見性簡且專今弊而失宗口耳是傳今襲訛蹈誕欺昏頑今虛石嶄嶄法雷震天今餘音所及讐以顛今師奮大勇直走其前今象據獅吼泝幽玄今五泄名山從者千今扶壘疏滯道百川今洗濯白日光爛然今有目皆覩照八埏今文辭如雲來翩翩今卽而索之以絙繫煙兮道且不有矧簡編兮又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鑊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羿此遺弦兮因粗解妙在後賢兮

佛光普照大師塔銘

至正二十四年

佛光普照大師示寂于天童景德禪寺時元明良公方主寺事爲師四衆持服如喪住持禮越七日用幡幢香華導引靈龕於大白山之陽除地爲壇行西方茶毘之法火方舉忽有物飄灑晴空中似雪非雪如雨非雨視之非無搏之非有霏微續紛離地卽隱盤

旋烈焰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師自幼齡常中
夜跏趺習爲禪觀母惡之推其使什輒達旦不眠年
十六依傳法寺僧希顏于杭旣髣落受大戒於昭慶
惠律師已而希顏使司米鹽細務師嘆曰離家爲求
道耳苟羈縻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
之西見南澗泉公於雲居泉公命入堂師繼遷掌藏
鑰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照起步簷
隙間巖泉冷冷然微有覺觸遽往白之泉公泉公謂
曰此間尋常設施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禪師
乃橫川嬌嗣見道最真今住饒之永福子當往依之

師卽擔簦啓行旣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爲師曰正
爲死生事大特來求出離爾古林曰子明知四大五
蘊是死生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擬議欲答古林
以錫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辨峻絕縱橫
自如古林器其爲人命居第一座未幾古林遷建康
之保寧挾師與居仍命居前職踰一年回浙中會月
江印公蒞湖之道場法席之盛震于東南請師分座
說法大衆莫不悅懌至正壬午行宣政院命長明之
瑞雲山清涼寺學徒奔奏機鋒相加如兔走鶻落瞬
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

貨何煩拈出耶沙門噓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其應機接物皆刊落支流直造根源故所證者如目覩所藏物而手採取之識者謂得古林證印師住清涼一十五年始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晏如也良公法中之猶子迎歸天童之此軒俾首衆舉揚法要未幾謝事一旦示微疾左右具觚翰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也何偈之爲明日請兩序諸比丘與之言別卽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實甲辰八月二十七日也經七昏旦容貌明潤捫其頂猶溫壽八十五臘七十初師就火塋

獲舍利如珠璣者頗衆以某年月日建塔於瑞雲山之西岡藏焉師諱茂字實菴別號松隱族鄭氏世爲奉化儒家父季母胡氏所度弟子曰某曰某師爲人篤實無僞於道有聞一時諸大老若平石砥公古鼎銘公了菴欲公皆推師爲甚重銘公至謂師抱負於古先一軌導諸未悟咸廓本真達摩之道賴以不墜則師之道從可識矣今其可見者有語錄一編行于世良公恐師懿行日就泯泯乃具爲事狀其法嗣清守遂持來京師請濂爲之銘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華之祥或者遂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迹奚

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未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真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也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銘以昭之庶幾無愧辭矣銘曰

我聞如來演說般若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巖巖普照諸佛之子依佛倣佛乃亦有此豈非天龍及護法者欲警有情使之四灑應感之機非由外燦風動籟鳴實自中作曷以明之法因心悟表彼空華以無着故何有四大何有五蘊一空之餘諸法銷實如大寶鏡罔不含攝隨物賦形了無餘跡宴坐雲峰學徒川赴

訖不清涼如飲甘露末法瀾奔師其底柱胡爲西歸空存遺履有宰堵波中藏設利佛光煒然羣昏咸賴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銘

至正四年化洪
武七年遷塔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訢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日塋石頭城塔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爲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蝕壤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圖安

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卽以歸焉已而宗泐入奏其事 上從之遂捐私貲營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三窣一墓前住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爲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清淨海衆皆整緞可經久而碑銘亦昇至宇下肇役于 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于秋七月其徙禪師就窆則八月二日也惟事之成壞恒相尋于無窮當垂壞時每逢賢子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壙有誌非直紀述歲月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葬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

師之墓將沒于水宗泐爲此懼卜吉兆而來遷其父子之情可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于寺衆若尊若卑皆于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爲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法絕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故其爲此實與禮經脗合後之人尚體其心而相持于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爲季潭奉 詔住大天界寺天界卽龍翔今改賜茲額云

元文宗天曆元年以潛龍之舊建龍翔集慶寺明年召中天竺住持禪師大訖于杭州授太中大夫

主寺事見虞文靖學古錄黃文獻碑銘今載集中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三

嘗常熟居士錢謙益顧大章施贊共刻此

卷

法錄第三卷

計字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

錢

以銀七兩七錢

一分五厘

江陰在琳對句容潘省耕書上元許一科刻

天啓辛酉元年春三月徑山化城寺識

御文皇孫於于水宗派為地界小清永山泉墨其公

三
年
不